

保姆小任

小任第一次来我家,我并不满意。看似笨手笨脚的,加之从业经历又短,心里觉得不理想,但又不能仅凭第一印象就把人家退回去,让人家太难看了,还是先干着看看再说吧。第一天卫生收拾得还不错,方方面面都收拾到了,我比较满意。饭菜做得虽不可口,但她很虚心,说一定改进。说实话,口味这东西,不是一蹴而就的,必须磨合一段时间,才能适应。

20多年来,我用过十几个保姆,不少保姆是晚来十几分钟,早走十几分钟。小任不,而是提前5至10分钟到,推迟10至20分钟走,特殊情况,应客户要求还可推迟走或提前来。比如,我和老伴体检,要求她7点到,提前一个半小时,她毫无怨言,愉快地接受,也不用给她补假;有时中午我有事回不来,让她推迟半小时陪伴老伴,她也不计较。她严格遵守时间的观念似是铁律,帮助客户解决临时困难或燃眉之急也很乐意。客户不但满意,而且有点过意不去。有一次,她搬了家,住得比较远一点,她怕坐公交耽误时间,干脆买上单车,骑车上班,以免迟到。她为客户着想的理念是自觉的,不是作秀的。

当然,我用保姆的原则是品质第一,对

小任也不例外。小任初来乍到,我也注意观察。有一次,老伴的一枚戒指丢了。有一天,小任收拾床铺,在床底下捡到了。如果她自己留着,完全没问题,我们不会怀疑,因为是在小任来之前丢的,且我们早忘记了。小任却交给了我,使我大为感动,一枚戒指虽值不了多少钱,但是一点小事却能反映出一个人的品质。从此,我对小任十分放心。有时,顺手把钱放抽屉里,钱包扔铺上,小任连看也不看,连动也不动。难怪有的客户连钥匙都给她。

小任叫任海梅,临沂沂水县人。她有沂蒙山劳动人民的刚强、朴实和纯厚的品格,还有耐心、细腻的一面。我们老两口属耄耋之年,特别是老伴,年老体弱,多病缠身,腿关节骨质增生加风湿,常年处于半自理状态。小任看到老伴颈椎、腰椎疼得厉害,抽空给她按摩,每次按摩舒服了,才去干别的。世上无难事,就怕有心人。小任听说拔罐好,就从网上购了一套拔罐的工具,还买了书,研究穴位,先在自己身上练,练好了再给老伴拔罐,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,老伴颈椎、腰椎有明显改善。小任乐了,说:“让王老师多注意锻炼呀!”我也乐了,感激不尽。小任分明把

□侯修圃

老伴当自己的亲人伺候。不光如此,但凡好天气,小任就用小推车推老伴到小区内转转,晒晒太阳,聊聊天,开阔心胸,每次回来,老伴心情特别舒畅。

人老容易忆旧,老伴也不能免俗。她常常回忆那些不愉快、受伤害的事情,每次都泪流满面。真没想到,小任像心理疏导师,一边用双手按摩老伴双肩,一边开导老伴向前看,看现在的幸福生活,知足常乐等,老伴常常被她说得破涕为笑。

其实,小任并不笨,她灵巧得很,饭菜变着花样做,口味随时改进,特别油饼做得一绝,软硬适度,香甜可口,老伴起名叫“小任饼”。小任的服务,老伴感动得满脸开花,把她当成自己的闺女一样。“小任歇歇再干”“小任别累着”“小任喝杯水”不离嘴;每当吃饭时,让小任和她一块吃。总是对我嚷嚷,多给小任鱼,多给小任肉,多给小任菜,就怕小任吃不饱或捞不着吃,乃至每顿饭,小任不吃,她不吃,只有小任动筷子,她才吃饭。这种感情还是我用保姆20多年来第一次。小任在我家服务三个年头了,我们挑不出任何毛病来,彻底颠覆了我对小任的最初印象!

□胡义深

收小麦

在青岛地区,夏至是收麦的季节,谚语说,麦割夏至。看到田野里滚滚的麦浪,眼前便浮现出当年挥镰割麦的景象,脑海里想起了白居易的《观刈麦》:“田家少闲月,五月人倍忙。夜来南风起,小麦覆陇黄。妇姑荷箬食,童稚携壶浆,相随饷田去,丁壮在南冈。足蒸暑土气,背灼炎天光,力尽不知热,但惜夏日长。”收割小麦,是个时间紧任务重并且累的活。常言道,麦熟一晌。芒种过后,随着气温的升高,小麦加快了成熟的步伐,如果再刮上几天小北风,麦秆麦穗很快就由绿色变成黄色,标志着小麦成熟了,需要收割了。这时需要立马收割,好天,毒辣的阳光会在一晌将小麦晒熟,不及时收割,麦穗就会断裂掉到地上,连阴天,麦粒会在穗上发芽或者发霉。因此,小麦的最佳收割期是三至五天,农民有句话说,收割小麦,就是虎口夺粮。收割小麦需要在太阳出来之前,这个时候由于麦根吸收土壤里的水分,麦秆接受了清晨

的露水,麦秆柔软,麦穗不易折断掉头。

当年生产队里收割小麦大都用镰刀,生产队长提前一天对所有麦田进行查看,决定第二天收割哪块。凌晨三点左右,按照常规,男劳力推着车子,女劳力拿着镰刀,都集中到饲养院门口,听从队长下达收割的命令,然后大队人马边浩浩荡荡向着目的地进发。到了要收割小麦的地块后,女人们会戴上套袖,蒙上围巾,然后每人八行,左手先将小麦拢住,右手握镰顺势沿着麦根上面贴着地皮,将小麦秆割断,左手往腋下一夹,再继续拢小麦,每割三到四次,就会割一小把小麦,一分为二,麦穗相对,打个结,将收割的小麦捆成一捆。男人们就在后边将捆好的小麦装上推车,送往打麦场。打麦场上,女劳力用铡刀将成捆的小麦拦腰铡断,男劳力用杈将带麦穗的那段抖撒在场院上,另一段堆积到边上,好分给社员做柴火。

为了帮助生产队里的三夏生产,做到

颗粒归仓,当年农村学校都会放一个周的暑假。学生们以班级为单位到生产队拾麦穗,每天一大早,挎着小篮子,到指定的生产队集合,排着队唱着歌“我是公社小社员来,手拿小剪刀身背小竹篮,割草积肥拾麦穗,越干越喜欢……”到社员们收割完里的地里捡拾掉下的麦穗,为了鼓励我们的干劲,每到中午和下午收工时,带队老师都会将每个人捡到的麦穗称重,及时表扬那些拾捡多的同学。

农村实行责任制时,我家分到了一亩口粮田,每到收割小麦时,一家六口齐上阵,哥嫂负责割,我和父亲负责运,母亲在家里烧水做饭,小侄子送水送饭。一亩麦田,分两天收割脱粒,两天下来,都会累得精疲力尽。

当下又到麦收时节,现在的麦田里,难以见到头戴草帽,手拿剪刀,背躬弯腰割小麦的场景,田野里都是那些一边收割一边脱粒的大型联合收割机。更见不到那些臂膀小竹篮,满地捡麦穗的小孩子了。

□许培良

再将碌碡套上牲口,对小麦穗进行碾轧,颗粒就会在反复的碾轧下脱出来。因为那时生产技术落后,所以拼体力、挤时间,成为麦收时节的主旋律。

晚间,吃罢晚饭,父母亲就匆忙赶到生产队的场院。场院上,汽油灯被吊在高高木杆上,发出“咪咪”的响动声,明明暗暗的灯影,在夜色中摇曳。父亲在场院屋子里,负责账目记录,母亲与乡亲们一道不辍劳作着,我和伙伴们则围着麦秸草垛玩捉迷藏,或缠绕在老人身边听神话、民间故事。

因了麦收,场院成为我少儿时代的常去处。下午放学后,夕阳西下晚霞绚丽缤纷,我背着书包,先是被送到场院,那里有我的父母亲,那里有我的邻里乡亲,那里有我生命成长的沟沟壑壑……那里也寄予着我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。

民以食为天。迄今,父母亲已离别了他们曾留恋着的世界,乡村田野在农业技术的跨越式进步面前,业已发生了深刻巨变,麦收早已告别了手拔刀割,从小型收割机到打场机,再到大型联合收割机,生产力获得了空前发展,当年的场院也退出了历史舞台,可是那辈人用勤劳智慧、血汗泪水铸就的淳朴的农耕文化元素,却深深地融进了我的血液里,让我此生与它永远融合在一起!

我的农民父亲

□宗学哲

父亲是一位普通的农民,从我记事起,就在村里做大队会计、村支书,带领村民开荒种树,兴修水利,忙得几乎不着家。我们村在改革开放之前就实现了家家通自来水,村里还建了电影院、图书室、敬老院,连续多年是淄博的“市级文明村”,很多邻村的姑娘以嫁到我们村为荣。至今我都记得小时候,看父亲在1000多人大会上意气风发手握麦克风讲话的样子。

如今我早已过了知天命的年龄,回忆过往,总结人生,说到佩服的人,第一个就是我的父亲!这些年,每当工作遇到问题的时候,就想起父亲对我们的教导。

小时候,父亲虽没时间教育我们,但很多事情是潜移默化的。有一次,我们家盖房子,需要用木头做脚手架,当听说材料不够的时候,我和三弟在月黑风高之夜到生产队里“偷”木头,两个小孩扛着木头从生产队出来后,远处一束手电光亮,走近一看是父亲,他目光如炬,吓得我俩打了个激灵,撒腿就要跑,但被父亲叫住,他吼道:送回去!很严厉地把我们教育了一顿;任何情况下,都不能拿公家的一草一木!这件事对我们兄弟三人影响很大,君子爱财取之有道,走正路安贫乐道,决不贪不义之财,心底无私过得踏实。

父亲很有自己的主见。当时农村不太重视教育,我们三人都曾有辍学的念头,但父亲坚持无论如何也要把高中读完!他口头语是:砸锅卖铁也要供你们读书,能读到哪步算哪步。现在想想,都因父亲的坚持,后来我们都通过考学这条路,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。

到外地上学,每次遇到困难,父亲都写信耐心地讲做人的道理。到现在,我们还都能记得父亲写信说的话:人没有受不了的苦,只有享不了的福;攒着力气又不能当钱花……

1992年,父亲得了中风,出院后留下了偏瘫后遗症,刚开始几乎不能行走,但他坚持锻炼,每天早晨4点多准时出门,依靠坚强意志,后来竟然能骑着三轮车带着我母亲往返100多里路到市内去看孩子。

父亲是个很自强的人。兄弟三人成家后,都提出让他和母亲跟着我们到城里住,但他总是一口回绝:自己能行,我不拖累你们!后来他想在老家院子前盖个门头房,开个小卖部,当时全家人怕他太辛苦都反对,可他很坚决,找了施工队,自己设计图纸,把一个面积不大的小房子设计出了营业区、卧室、卫生间、厨房等一应俱全。几个礼拜后我们回家,房子已经盖好了,父亲一间间给我们介绍他的精心之作,我们心里既敬佩,又惭愧。

父亲就像一座大山,对每个人都好,真诚热心,做事周全。每到节假日,知道孙子、孙女要回来,天不亮,就早起骑三轮车赶集,买来孩子最爱吃的牛尾和猪下货,早早煮好等着孩子们来,每次看到孩子们狼吞虎咽地吃他煮的肉,他高兴得合不拢嘴。

父亲当年就很有理财的智慧,他的存款一直存长期,还早早给我母亲买了商业保险,直到现在,这份几十年前买的保险,老母亲依然在受益。为减轻孩子们的负担,他临走前还专门给母亲规划出了当时农村看来一笔不菲的养老钱。

父亲在时,每年春节都要开“家庭沙龙”,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畅谈一年的得失和感悟。2009年春节,父亲端起一杯酒,脸上充满对生活的憧憬,说了自己的新年愿望:一辈子没坐过飞机,今年要坐一次;二是去趟青岛,看看老丈买的房子。

可就是那个夏天,父亲的愿望永远无法实现了——那年父亲因病突然离开了我们,享年68岁。母亲说,父亲走的时候很安享,满脸对生活的知足。可父亲的这两个愿望,却成了我心中永远的痛,子欲养而亲不待,尽孝没有来日方长……

时间如白驹过隙,一转眼,父亲去世已经14年了,但正直、坚强、温情的父亲在我的心中丝毫没有淡忘。上次回家上坟,特意到老院子去看了看,老房子已有些破旧,唯有父亲种的那棵梧桐树枝繁叶茂,风一吹,淡紫色的梧桐花飘摇而落,我抬头一看,阳光正好,一如父亲那慈祥的目光。

穗香缕缕忆麦收

盛夏时节,狂躁的风席卷着热浪,在小村子里又升腾起来。田野间,处处飘散着麦穗的馨香。布谷鸟声声之后,家乡人又迎来了麦收时光。现在,村子里稀稀拉拉的人口,不比以往繁闹,但村庄有限的土地上,金黄的麦浪依旧在翻滚。

现在,麦收时间越来越短,机械化程度越来越高。联合收割机不下三五天工夫,“突突突”地就结束小麦收割环节。接下来,人们在村子水泥甬路上,将籽粒饱满的小麦颗粒,摊开,晾晒。如果天气晴好,光热特别充足,没几个晌,就将小麦堆积起来,大都不用装进粮仓,直接卖给下乡收购粮食的商人。

麦收就这样不咸不淡地结束了,大机器生产提高了效率,减少了劳力操作,但似乎总感觉一种乏味或缺失。尤其村子里的老年人,有事没事常聚集在大树下,抑或房屋的一角,絮絮叨叨地重拾往日麦收的那些幸福的旧时光。

我出生于乡村,青少年时代几乎都是在乡村度过的,对于每年的麦收景象有刻骨铭心的记忆。那时农业生产技术落后,人们在贫瘠的土地上辛苦耕作,却收获不到“粮食满仓”,于是希冀一年年好起来。那时生活虽艰辛,但经历过的一切,如今想来都像一瓶陈年老酒,愈品味愈醇香……

每逢六月中旬逢端午节,麦收进入

了高潮期。人们大都起个大早,连早饭也顾不上吃,就带上斗笠、手套、镰刀等,去田地里拔小麦或割小麦。那时,乡村生产劳动是以工分来计算的,以此来作为日后粮食分配的标准。所以每家每户中,有劳动能力的都积极地参加麦收劳动的。

太阳爬上了村头的树梢,喜鹊们“喳喳喳”地叫个不停,哦,忙碌着的大人们到了吃早餐的时间。于是,每家每户的孩子们,提着大大小小的竹篮,给大人们送早餐去。竹篮里面盛放着金黄色的玉米饼,散发着浓郁香味的火烤小黄鱼,抑或清蒸的鸡蛋虾酱等,这也是一年中大人们少有的清福。平日里,吃的多是高粱面饼,红薯面饼,野菜团等,艰苦度日。

麦浪翻腾,恰似涌动的海。那时村子通往麦田的途径,大都是土路,每到田间地头,地面上多是野草、荆棘,还有蒺藜之类,如果打着赤脚行路,脚会被深深扎痛的。人的体力也是有限的,看到孩子送早餐,大人们就一边挥着汗水,一边欣慰地聚集到田野旁的柳树下,先是“咕咚咕咚”地饮足了凉开水,接下来就慢慢品味送来的美味佳肴。辛劳,快乐,懂得知足,这就是那代乡村人平淡生活的写真。

麦收也有道工序。割倒了小麦,还要打捆,堆积,装车,运输,最终汇集到各生产队的场院。把小麦解开捆,摊开晾晒,梳理秸秆,